

浮沤堂读史

伍立杨

文史不分 史以文传



有不可信的材料,没有不可用的材料,这是一种陌生化的整合,由相距时空甚远的事象参互钩稽,来发现彼此之间无数的捍格矛盾以及无数的貌异质同。而历史歧途的重大性、致误的病根、病灶遂浮上前台。多量的回忆录文本参照互读,事象本质得以辨证会通,仿佛人工呼吸,顿成一强大之活体,又若激水然,一波才动万波随,史迹因果遂由隐而显。诚如梁启超所说“乘飞机腾高空周览山川形势,历历如掌纹,真所谓俯仰纵宇宙、不乐复何如矣”(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第六章)。

钱钟书先生说:“阳明仅知经之可以示法,实斋仅识经之为故典,龚自珍仅道诸子之出于史,概不知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,心理之征存,综一代典,莫非史焉,岂特六经而已哉。”(《谈艺录》266页)即是说,不仅六经皆史,概有典籍,皆具“史”之内涵,而且是心史、精神史。论史之眼光,高出古人、同侪。而唐德刚则谓,“我们谈口述历史与文学,应先扩大来谈文学与历史,才能厘清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。我编了十六字真言来涵盖文学与历史,那就是:六经皆史,诸史皆文,文史不分,史以文传。”(《史学与文学》)回忆录的上品,带给我们意外的文学惊喜,仿佛在幽微处发现亮光,在万枯之林遇洒法雨。其间史事生发的感喟,因为是建立在逻辑的知性考察上,故其发为感叹,颇具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回忆录之上品,既为最佳之史料,也应是极高明的作品,平淡竟能包举绚烂。其间佳构,文采斐然,议论周匝,踵事增华,由纸上风景,回到历史现场,大可激发今人志气与幽情。即令历史的废墟,亦大可流连徘徊。

跟跌入政途的同行不同,也有纯粹的校园生活图景。文教人物虽处于战乱岁月,但奇怪的那也是现代学术成长期的黄金时代。生活虽然简朴平凡,难以超然物外,然而致志学术,却别有光辉四射、姿采缤纷的灵境。

《朱东润回忆录》对学界倾轧的描述,简直是《围城》现实版。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某掌门,为了排挤朱东润于校外,乃限定到校报到时间,那人笃定他从沦陷区到大后方万不可能插翅飞来,所以承诺之后就抛诸脑后。这和《围城》中那封子虚乌有的聘用电报如出一辙。殊不料朱东润竟然拿到吴稚晖的一个条子,居然从重庆搭乘军用水上飞机,提前到达乐山,那人傻眼了,瞠目结舌,张皇失措。其场面可谓惊险!较之方鸿渐对高松年撒谎的无可奈何,朱东润则制造了一个奇迹。另如大学里文言派教师挤兑白话文学家,种种细节,煞是好看。武汉大学中文学主任刘隲,师承章太炎、黄侃,他们师徒都是鄙视白话文学的。黄侃骂人出了名,他酷嗜古文体制,因此视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,认为大逆不道,经常痛斥胡氏之非,刘隲亦然。这本回忆录以这段抗战时期的文教生活最为动人,种种殊出意外的精彩,几乎可以全盘搬用为《围城》的真实注脚。

相较于朱东润的教书生涯奔波劳苦,心力交瘁,何炳棣则在很年轻时,即抗战尚未结束,就已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生,殊少生活折磨苦累,更多生命交付学术探求。他的回忆录《读史阅史六十年》,包括西南联大时期的教与学,治学范围之广、成就之巨,与其有允许其专注的环境在起作用。所以他读史阅世的心路历程,又跟朱东润他们穷忙了一生的悲哀是亦合亦分的两种路数。但即使是朱东润之所遭遇学界倾轧,仍属一种不同学术源头的竞争,虽有不快,但生活与学术的空间仍在。到了四凶肆虐的时代,那就只有同声感悼了。

民国时期也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不仅以国学自任,且以国事自任,在行政工作方面也抱持学术上求求真知的态度,践行经世济民的实学,蒋廷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《蒋廷黻回忆录》,作者怀史迁之才抱张骞之志。这是学者从政,善始善终的典型。书中道及的人生履历,充溢谋国的真诚,善谋善断,慧眼识人识事,坚毅的努力,寓于分寸感之中,可钦可佩。他早先的《中国近代史》一书,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。他在学术上开创新史学、培养新式历史学家的教学目标,在行政方面也能如是。做人避免了虚骄,行政祛除了虚浮,学术上摒绝了虚妄。他对国事、外交、人性、战争……等等的判断,如龙跳渊门,虎卧凤阙,稳稳当当。无论在校园做学问,还是踏入政坛用以济世,他都踏实稳健,心中仍是赤子之心,对于世道的变迁,葆有较翁文灏们更为深透的认识。相对于当年一些鸡飞狗走的智识者,其伟岸自因时间推移而水落石出,作者以平实的文体写出不平凡的文章,其中,不难衍化出淘汰与新生的学术动力。

一地鸡毛

王国华

话说绝,事做绝

很小很小的时候,一个同学跟另外一个同学吵架。骂到高潮处,自然口不择言。其中一个说,我一辈子不再理你!大意如此,但语气肯定更火辣。旁边有个劝架的,闷声闷气地哼道:小心点,可以把事做绝了,别把话说绝了!我当时没在意,回到家忽然想起这句劝解的话,越琢磨越冷,从里到外冷。这个劝人的人,太恶心了,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意思,让人把事做绝?

历史上,把话说绝的人为数不少,春秋时郑庄公就是一例。当年郑武公有两个儿子,老大叫寤生,老儿叫叔段。武公死后,老大接班,是为郑庄公。可是庄公的老妈武姜喜欢二儿子。老大当了国君,令她十分不爽。于是她和叔段谋划,准备里应外合,拿下老大,换上老二。但郑庄公有高人指点,很快平定了叛乱,弟弟叔段自杀身亡。老妈武姜没自杀,郑庄公拿她也没办法,只能生闷气,一边生闷气一边愤怒地说,把她撵走,“不及黄泉,无相见也”。意思是说,等我们都死了的时候再见吧。于是,武姜被流放到偏远的郊区。

可是过了一段时间,郑庄公就后悔了。那是自己的亲妈,再大的仇恨也抹不掉血缘关系。再加上郑庄公本来就是个孝子,跟老妈连面都不见,还怎么尽孝?但自己说过黄泉相见的话,当时很多人都听到了。堂堂国君,说话不算数,太掉价了。万一被人编成歌谣,塞到诗经里,还不得遗臭万年?于是郑庄公有事没事就掉几滴泪,一边哭一边唱“世上只有妈妈好”。

一个叫颍考叔的人急领导所急,决定给上司想辙。他对郑庄公说,当初你没有讲“永不相见”,讲的是“黄泉相见”。其实,黄泉这个地方是存在的——请跟我来!原来,颍考叔已经在附近找到一片地下水比较丰富的沼泽,挖了个地道,泉水汩汩而出。颍考叔说,这就是黄泉,你在这里跟老妈见面吧。于是,武姜也被领来。母子二人抱头痛哭,场面相当感人。故事的结尾是,郑庄公把母亲迎回后宫,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请注意,颍考叔其实是偷换了概念,把本应理解为“死后相见”的命题换成实打实的“黄泉相见”。台湾有人竞选时声称,如果我选输了,我就去跳海。这里的“跳海”,按一般理解,也是去死。后来他果然输了,在媒体的催问下,只好到大海里游了一会儿泳,表示自己践行了诺言。所以,把话说绝,无所谓,总有回旋余地,若把事做绝了,不给人留任何后路,却不声不响,是不是更令人恐惧?

成语重组

陈长林

规不厌细

国家“道路交通安全法”出台后,各地均辅以配套细则,其中浙江规定女士穿高跟鞋开车要受罚,最耐人寻味。

平时感受法律粗放既惯,面对如此细则难免不适。为何不准女士开车穿高跟鞋?想必有碍刹车,易出事故。不知有无女士抱怨,说不穿高跟鞋自毁形象。形象跟生命比孰轻孰重,答案自在人心。其实车内备鞋一双,开车可守法规,下车自竖形象,除了麻烦一点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此举意义在于,法不厌精,规不厌细,一个人举手投足、穿着打扮也受法律制约,法律意识深入人心才不至于落空。

用西红柿袭人该当何罪?相信百姓多不以为然,何况法官。殊不知这事曾使德国东部科特布斯市地方法院左右为难。2004年9月,有人以西红柿“袭击”总理施罗德,按照量刑标准,如果柿子熟软,故意伤害罪相对较轻;如果柿子青绿,人身伤害罪相对较重。偏偏闯祸西红柿颜色为黄,上述两种情形均不适用。法院发言人说,最终定罪还得以西红柿硬度为依据。

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;西红一柿,堪称教材。袭人柿子是红是绿都有法律界定,法律法规之细可想而知。法治社会,让法律意识深入人心是题中应有之义;如何深入人心?不妨从法规细化做起。完善法律框架可能耗时百年,规范人们行为只能始于一点一滴。

望父成龙

重庆人陈永国做生意失败,一度靠打工维持生活,月收不足1000元。有段时间竟连这笔收入也没了。这天女儿小佳欲去修理小灵通,陈永国提醒她要守着修理摊,没想到小佳脱口而出:“就因为你没钱,心痛花费,这么热的天还要我晒太阳!”

陈永国当众打了小佳一巴掌,小佳负气出走,翌日返家后,从厨房拿起菜刀冲出来,连砍父亲两刀,一刀在

背,一刀在右小臂。还边哭边骂:“你为什么不出去找工作,活得这么窝囊,害得我也难过?”

有道是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,有多少穷人的孩子怨爸爸?人穷不可怕,怕只怕志短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望子成龙,不遗余力;可叹天下儿女心,望父成龙,坐享其成。

就算小佳日后上了大学,也未必能理解父母的艰辛,顿生悔意。中国药科大学镇江校区一名大学生,母亲从河北赶来探望,竟被他拦在校门口,一篮家乡粽子也原封不动带回去。怕母亲衣着破旧,使自己丢脸,让同学“笑话”,坚决不让母亲到校园看看,到宿舍坐坐。

此类故事绵绵不绝,流传不止半个世纪;再过半个世纪,也甭奢望绝迹。“狗不嫌家贫,儿不嫌母丑”,是老话更是老黄历,年轻人没谁会往心里去。别看年轻人喜欢养狗,却很少从狗身上悟出做人道理。

电光倒影

乔宗玉

借着雨点说爱你



《东风雨》剧照

看过电影《东风雨》,我久久不能忘怀的,是安明与欢颜在雨中的一吻定情。虽然那场雨下得很假,一看就是人工的,但我仍然感动了。

《东风雨》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,是太过“文艺腔”。可我是女性观众,并不排斥“文艺腔”。我伤感于欢颜说,“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先走?”,伤感于郝碧柔说,“我从小没有挨过打,不知道能不能挨过日本人的刑讯……你要我拖延多久?”欢颜和郝碧柔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子,为了国家民族,为了爱情,都选择了自我牺牲,这也是中国女性的伟大与贞坚。

《东风雨》里用了许多上世纪30年代老歌,像《何日君再来》、《苏州夜曲》,这些歌并没有按照当时的唱法演绎,而是经过重新配器,以时下流行的方式演唱。《何日君再来》本是抗战电影《三星伴月》插曲,表达女主角送情郎上抗日前线的惆怅之情,却不料经过沦陷区明星李香兰的演绎,变成了一首消磨意志的“靡靡之音”歌曲。

《苏州夜曲》亦是李香兰的另一部代表作,由日本人根据我国江南小调改编,旋律优美,但只因最初出现在具有鲜明“媚日”倾向的电影《支那之夜》里,麻痹国人斗志,故而,这首歌至今依旧是禁歌。《东风雨》里,《苏州夜曲》的配乐、演唱方式与日本女歌手平原绫香的风格接近,以清澈的钢琴曲、飘逸的气声带出如梦如幻的姑苏夜色……

《何日君再来》、《苏州夜曲》在《东风雨》里,传递着欢颜对安明无限的爱意。在乱世里,欢颜这个身负特殊使命的美艳女子,每天周旋于一群虎狼男人中,安明就像黑夜中一盏明灯,让她感到生命的希望。我有些埋怨编剧对欢颜过于偏爱,给了她那么好听的两首歌,还有那么多华美的服饰,相形之下,郝碧柔素净得多。郝碧柔一身教会学校老师的打扮出场,差点让我误会是修女,她对安明的爱,沉静如湖,偶见涟漪,隐忍而克制,散发着中国传统淑女的典雅气质。我想,安明这一生有欢颜、郝碧柔两位红颜知己,足矣。

机敏的欢颜让安明饮下含有迷药的咖啡,自己前去特高课“死间”;郝碧柔为了不让安明暴露,奔向有轨电车,自寻死路,被日本人抓去后,接骨、断骨,再接骨,再断骨,饶是如此,她没有叛变……人只有在特定环境下,才知道自己有多大力量,为了家国,为了信仰,为了爱人,两个小女子迸发出了她们人生最夺目的光辉,这也许是她们投身特工行当始料未及的。对于这种“壮怀激烈”,我丝毫不怀疑,钦佩不已。

《东风雨》中,最让我感到温暖的,仍是安明与欢颜在雨中的吻。深夜,上海寂静的长街,突如其来的暴雨,安明撑起了大衣,欢颜躲在里面,轻轻吻了他,然后跑出去,在雨中快乐地“跳格子”,充满爱情的欣喜……这是他们难得的一次精神放松,在欢愉的背后,眼看便是“万丈深渊”……

我忽然想起,神话里的白娘子也是借着西湖的雨,成就自己与许仙的一段“孽缘”;日本电影《借着雨点说爱你》里,雨季便是爱情的季节,尽管命中注定天各一方,转瞬生离死别,但,爱,总是好的。